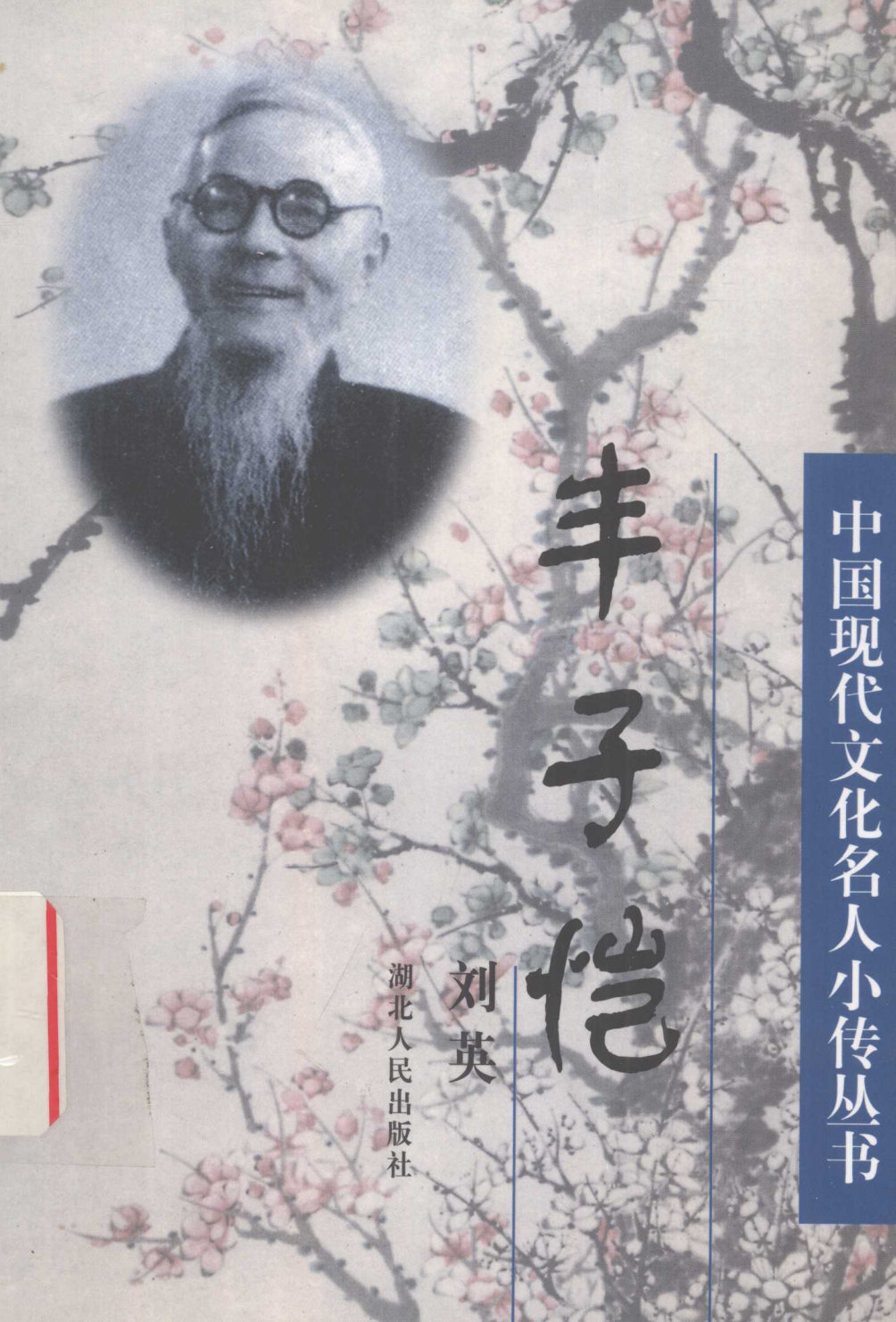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小传丛书

丰子恺

刘英

湖北人民出版社



K825.72/98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小传丛书

丰子恺

刘英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子恺/刘 英.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4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小传丛书)

ISBN 7—216—03344—2

I. 丰…

II. 刘…

III. 丰子恺—传记

IV. 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492 号

·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小传丛书 ·

丰子恺

刘 英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行:	邮编: 430022

印刷: 湖北省公安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25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20	定价: 9.10 元
书号: ISBN 7—216—03344—2/K · 355	



丰子恺像



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在上海日月楼

丰子恺、马一浮摄于杭州蒋庄



丰子恺与猫

日本归来后的丰子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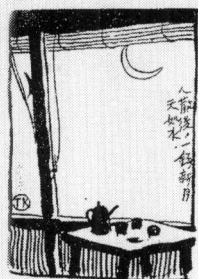
(1923年)



(1923-1925年)



(约1923-1925年)



(19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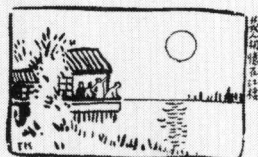


(1923-1925年)

阿寶
兩隻腳
撓子
復脚
TK



(1926年)



(约1923-1925年)



(1925年)



(19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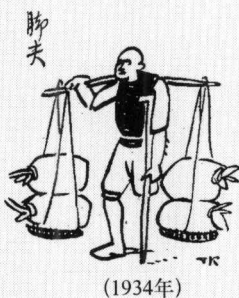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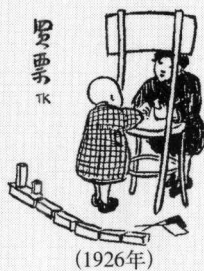
(1925年)



(1926年)



(1934年)



目 录

一、童真稚趣话儿时.....	1
读书人家	1
儿时稚趣	6
艺术童心	9
二、学子莘莘菜色多	16
第一师范	16
高山仰止	22
东瀛求学	33
三、丹青事业为谁忙	39
教书先生	39
缘缘堂主人	51

子恺漫画	61
缘缘堂随笔	71
 四、国破才识流离苦	81
桐庐负暄	81
还我缘缘堂	89
讲学任教	98
重庆闻捷	107
 五、故乡今已是他乡	117
重返江南	117
佛性悲怀	125
 六、日月楼中日月长	139
躬逢盛世	139
凄凉晚景	155

一、童真稚趣话儿时

读书人家

丰子恺于 1898 年 11 月 9 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

石门湾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江南小镇,据说春秋时代,这里是吴越两国的分疆之地,越国曾在此处修筑过一道石门,作为和吴国边疆交往的门户。

石门湾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大运河南达杭州,北通嘉兴、上海、苏州、南京,直到河北。因大运河流经此地时,由原来的西南流向转了一个大弯向南流去,石门湾便由此得名。得益于大运河的润泽,石门湾虽是一个聚集着只有五百来户人家的小镇,但交通发达,物产丰饶,历史文化也源远流长。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写道:“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

丰子恺的远祖籍贯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附近,距离石门湾

大约有三四百里，明末清初，丰氏的一支从汤溪迁至石门湾，从此石门湾就成了丰子恺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

丰子恺的祖父名小康，排行第八，在镇的后河西岸边开设一个染坊，叫“丰同裕”。店内有一所老屋，名曰“惇德堂”，丰子恺就诞生在这百年老屋的楼上。祖父早年病故，祖母沈氏，人称丰八娘娘，生有一女一男，即丰子恺的姑母和父亲。

丰子恺的父亲名懞，字斛泉，是一个秀才，他对家中染坊里的事无心经理，只爱埋头读书。大约他从二十六七岁时起，开始参与“大比”，所谓“大比”，就是秀才考举人，三年一次，在杭州贡院举行。

祖母性情旷达而好强，对儿子丰懞寄以厚望，曾对人说：“坟上不立旗杆，我是不去的。”丰子恺在《中举人》一文中说：“那时定例：中举人，祖坟上可以立两个旗杆。中了举人，不但家族亲戚都体面，连已死的祖宗也光荣。祖母定要立了旗杆才到坟上，就是要我父亲在她生前中举人。”

然而丰懞连续三次应试都未中举，落第的打击，使他的心情不免郁郁寡欢，他在家中除了继续读书用功，也常常饮酒、吸鸦片，借以消愁。

1898年11月9日，一件天大的喜事降临在丰家，丰懞的第七个孩子诞生了，这就是丰子恺。丰子恺虽是丰家的第七个孩子，却是第一个男孩，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传统中，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丰子恺的诞生给丰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老祖母让人摆设香案敬神，父亲丰懞则跪拜叩头祈祷。丰子恺成了丰家的宠儿，父亲给他取个乳名，叫慈玉。

幼年的丰子恺是在宠爱中长大的，父亲丰懞曾写过八首《扫墓竹枝词》，其中二首是这样写的：

风柔日丽艳阳天，老幼人人笑口开。
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来。

双双画桨荡轻波，一路春风笑语和。
望见坟前堤岸上，松阴更比去年多。

诗中“三岁玉儿”，就是丰子恺，全诗洋溢着丰镛得子后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希望。

1902年，36岁的丰镛终于中举，这时丰子恺已年方4岁。父亲中举的情景，一直留在丰子恺的记忆中，在他晚年写的《中举人》一文中，仍能清楚地回忆起来：敲锣声中，随着“丰镛接诰封！”的叫声，一大群人拥进店来，香案朝北摆放在厅中，新老爷丰镛戴了红缨帽，穿了外套，向北三跪九叩，祖母沈氏从头上拔下一支金挖耳来，将诰封挑开。两个报事人来到店楼上写报单，报单用红纸，写宋体字：“喜报贵府老爷丰镛高中庚子辛丑恩政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丰家挂灯结彩，举行庆典，附近各县知事，远近亲友都来贺喜，丰家上上下下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丰镛中举后，本应再到北京会试，如取得进士便可做官。可母亲沈氏年老病重，在知道儿子丰镛终于在坟上立了旗杆时，便含笑而逝。丰镛遭逢母丧，便丁忧在家，不能上京会试。而这“恩政并科”是清末最后一科，此后科举废除。丰镛仕途无路，只好在家设立私塾教授学生。

1903年，5岁的丰子恺在父亲的塾座下开始读书。丰镛是读书人，认为读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子慈玉既已读书，就要改用正式的名字，按照丰家谱系，丰镛是金字辈，依五行相生之理，金生水，慈玉应是水字辈，父亲便给儿子起名为丰润，润是泽的

意思，丰缜认为自己的中举和儿子的诞生，都是祖上的恩泽。

父亲的教育也许没有给儿子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的行状反倒在儿子的记忆中经常出现。丰缜蜗居家中，郁郁不得志，不管家事，每天除授徒外，只是吟诗饮酒看书吸鸦片。他爱吃蟹，每天晚酌用一只蟹作酒菜，“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磁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① 这情景都给幼小的丰子恺留下了永久的回忆。长大以后，丰子恺爱养猫，写猫画猫，爱饮酒、吃蟹，显然与幼时受到父亲生活习惯的影响分不开。

在丰子恺 8 岁那年，父亲丰缜因患肺病不幸去世，终年 42 岁。

丰子恺的母亲姓钟，名芸芳。钟氏在慈玉之后还曾生过一女二男，女儿叫雪雪，自幼许给离石门镇不远的南深浜乡下一户种田人家，从小就送归婆家抚养。丰子恺的大弟叫丰潜，18 岁时死于肺病。二弟 5 岁时也夭折。丰缜去世后，留下薄田数亩和染坊一间，钟氏带着一大群子女，孤儿寡母，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钟氏极聪明能干，治家有方，她常常坐在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露出慈爱的笑容。帮工们常来和她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和她谈店事，亲戚朋友常来和她应酬。有时四班人同时来到，“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②

丰子恺每天从书堂中回来，钟氏总是给儿子一点东西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儿子几句勉励的话。“她是我的母

① 《忆儿时》。

② 丰子恺：《我的母亲》。

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①每逢过年，母亲总让丰子恺像当年丰镛一样穿着大礼服去拜年，“母亲也是一片苦心，她不管科举已废，还希望我将来也中个举人，重振家声。”^②

丰镛去世后不久，钟氏便把丰子恺送进另一家私塾读书，先生叫于云芝，教丰子恺诵读《论语》、《孟子》。

1910年，石门湾办起了洋学堂，把镇上西竺庵里的祖师殿作为学舍。因西竺庵门前有一条小溪，故称作“溪西小学堂”。这样丰子恺就成了溪西小学堂的第一级学生。

私塾改成学堂，教学内容比起过去也有很大不同，除开设国文和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外，还开设了音乐课。教音乐的先生是留过洋的，名叫金可铸。学堂有一架风琴，先生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再教学生们唱。他们最先学唱的是一首“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丰子恺和他的同学们大都唱过，李叔同写的《祖国歌》，也是这个时期学唱的，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李叔同是何许人也。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那时候，剪掉辫子是一种大胆的行动，“光头”是革命党的标识。不过石门湾毕竟是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还不能充分感受时代的潮流，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剪辫子的事。1912年，14岁的丰子恺擅自剪掉了辫子，这让母亲钟氏很痛心，还让儿子在他父亲的遗像前下跪认错。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社会上盛行起民主选举来。因当时的老百姓多数不识字，人们认为被选举人的名字难写难认，会妨碍选

① 丰子恺：《我的母亲》。

② 丰子恺：《过年》。

举获胜，所以很多人把难写的名字改成简笔易写的。学堂的一位先生为丰子恺的未来考虑，怕润字难写对选举不利，就把润改成仁，从此丰子恺的名字就成了丰仁。

这一年溪西小学堂归崇德县直接管辖，改名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1913年，崇德县各小学校高年级学生举行会考，丰子恺成绩突出，引起了崇德县督学徐内荪的重视。

1914年初春，16岁的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儿时雅趣

丰子恺的祖母沈氏是一个爱及时行乐的人，虽说丰同裕的收入有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可每逢良辰佳节，祖母总要尽量操办。丰辍中举之后闲置在家，无以自慰，也要逢场作乐，聊资消遣。而这些热闹的场面，每次都给丰子恺留下深刻而快乐的印象。如清明节全家“借墓游春”时的情景，端午节佩戴的“老虎头”，都曾给丰子恺以极大的快乐。特别是过年时的压岁钱、花纸儿和大街小巷遥遥相应震天动地的锣鼓声，都使丰子恺产生很大的乐趣。至于新年晚上的万花筒，更是丰子恺爱看的。一到新年，大人们逸兴所至，总要买几个万花筒，摆在河岸一齐放起来，河水映照，映成开满银花的火树，或者高高地放几个流星到天空中，或者放无数的雪花，河的两岸此起彼伏，闪光满目，欢呼之声盈耳，火药的香气弥漫在夜空中。这美丽的光景曾让丰子恺产生无数的梦幻。他曾把鞭炮底部的泥封挖出，将头部的引线拔下来插入泥孔中，改制成很多小万花筒，倒置在水槽边上燃放起来，很像新年夜晚河岸上的光景。这些童年的乐事一直记在丰子恺的脑海中，以致到后来，偶尔闻到火药味，他就能立刻联想到新年燃放万花筒的梦幻景色和儿时的欢乐来。

祖母沈氏还爱养蚕，她养蚕不是专为图利，而是喜欢暮春养蚕时的那种热闹和乐趣，所以每年总要大规模地举行。丰子恺喜欢和姐姐们跟着蒋五伯去地里采桑叶，吃桑葚。等蚕落满地时，上面架起纵横交错的跳板，蒋五伯饲蚕，丰子恺就常常走在跳板上取乐，有时失足翻落在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不让他上去，可他每天总要走上去玩。到了采茧、做丝的时候，祖母每年照例要请牛桥头的七娘娘来做帮工，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丰子恺也跟大人们一样，天天吃枇杷和软糕。儿时家中养蚕的一幕幕，深深地印在了丰子恺的记忆中，祖母、蒋五伯和七娘娘，都像童话中的人物，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成为他甜美的回忆。

童年时的丰子恺有许多小朋友，最和他要好的是邻居豆腐店家的王囡囡，他的名字叫复生，比丰子恺大一二岁，丰子恺叫他复生哥哥。王囡囡项颈里戴着一个银项圈，手里常拿一支长枪，年幼的孩子和猫看见他都逃避，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

王囡囡常约几个小朋友到附近的坟山上摆擂台，他高踞在坟山上，别的小朋友去打，可总是打他不下。一旦他让小朋友们打下来，他就请小朋友们吃花生米，每人一包。

王囡囡爱放纸鸢，但他不会做，常请教丰子恺，他出钱买纸、买绳，丰子恺出力糊纸鸢，糊好后一起到坟地里去放。

王囡囡力气大，家庭也比丰子恺家富裕，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常像长兄对待小弟弟一样照顾丰子恺。

王囡囡让他的大伯买来两副钓竿，一副自己用，一副送给丰子恺，带上丰子恺到木场桥头去钓鱼。他先捉起一个米虫，把钓钩从虫尾穿到头部，然后放进水中，还说浮珠一动，要立刻拉竿，钓钩钩住鱼颚，鱼就逃不脱。丰子恺照着他的办法做，果然第一次就钓了十几条鱼。

第二次，王囡囡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丰子恺去钓鱼，说用苍蝇钓鱼更好，鱼更喜欢吃苍蝇。这一次他们钓了一小桶鱼，回到家时，王囡囡把鱼全部送到丰子恺家，说他不要。

从此以后，丰子恺喜欢上了钓鱼，还学会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

童年的生活是美好的，等到丰子恺长大后读到“独钓寒江雪”、“渔樵度此身”的赞咏钓鱼的文句时，便常常想起幼年钓鱼的情景。遗憾的是，后来的王囡囡真的变得像闰土一样了。在抗日战争前夕，丰子恺回到故乡，王囡囡见到他，不再叫他“慈弟”，而是恭敬地称他“子恺先生”，这让丰子恺触发了许多感慨。

丰子恺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染坊店里的学徒乐生，丰子恺叫他“五哥哥”。乐生的年龄比丰子恺大，胆子也大，行为也很顽皮。比如他捉住一条大蜈蚣，摘去它的两只钳，藏在衣袖里，乘人不注意拿出来吓人。有时他偷偷地把蜈蚣放在别人的帽子上，让它沿着那人的额骨爬去，吓得那人直跳起来。有时他在众人面前把蜈蚣放在自己的额上，假装被咬的样子大哭起来，别人惊慌失措地营救他时，他却收起蜈蚣，破涕为笑，一缕烟逃走了。

乐生还有更恶毒性的杰作，他弄来一包头发，剪成粉末，乘人不备，悄悄地撒在别人的项颈里，然后躲在别处，看别人搔痒难受。

乐生还能发明种种富有趣味的玩意，他领着丰子恺到田野里去偷新蚕豆，教丰子恺做“豆梗笛”，摘取蚕豆梗下段四五寸，在梗上均匀地开几个洞，作成笛的样子，再摘取豌豆的嫩梗寸许，把一端放入口中轻轻咬嚼后，插入笛的一端，手指随意启闭各洞，吹奏起来，其音宛如无腔之短笛。乐生还教丰子恺用洋蜡烛的油作各种浇造和塑造，用竿茆或蕃薯刻种种的印版等等。